

萧红的相思豆

伊北

1938年4月的一天,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的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虽然在此之前,萧红和端木已经同居,但这场简单的婚礼,则仿佛是萧红有意安排的、一场向过去的爱和痛苦告别的仪式——她要带着微笑,含着泪,走入新感情。据说婚礼之后,萧红曾送给端木一个橘黄色的丝袋,里面装着鲁迅和许广平送她的两粒相思豆。晚上,端木拿出一双皮拖鞋来穿,萧红看了很吃惊,因为这双鞋她在鲁迅先生家穿过——这皮拖鞋起初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亲自去商店买的,离开后,一直为鲁迅先生所用,之后辗转到胡风手里,抗战时期,端木曾在胡风家小住,得到了这双皮拖鞋。相思豆和皮拖鞋,都同鲁迅先生有着联系,这是历史的巧合,也像是老天爷的一个伏笔,冥冥之中,草蛇灰线般暗示着,前进着,成就了一段伤痛的传奇,映射出一种强烈的命运感。

萧红和萧军的相遇,总是为大众津津乐道,引之为英雄救美的典范,可对于萧红和端木的结合,大家却是闪烁其辞的,那里面有种说不清的含混——萧红和端木那段关系的发生,其实是很微妙的。

1937年秋天,萧红和萧军从上海来到武昌,住在诗人蒋锡金家中。当时许多作家都寄住在蒋家这个《七月》杂志的临时社址里,端木蕻良也在。虽然同为东北人,端木蕻良与萧军截然不同,他阴郁的气质,使他更像是江南潮湿黄梅天里长大的孩子,他有着长鬓角、脸色苍白,他会穿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戴鸡皮手套——阴柔与暴烈,他和萧军似乎是男人的两极。

如果说萧军和萧红的相遇、结合有点石破天惊的传奇意味,那么端木与萧红的相遇则似乎太过平淡,端木在日趋恶劣的二萧关系中趁虚而入,打了个时间差,取得了萧红的怜悯。虽然每个人都有恋爱自由的权利,可端木对于萧红的追求,却始终传递给人一种猥琐的气息。萧红接受端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端木的纤细懦弱,在萧军粗犷气质对比下,在某一个瞬间里,给萧红提供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萧红那时恐怕不是没有负气,她爱萧军,她想给萧军一个惩罚,但对于未来,她犹豫着,并且含着一种悲观。

1938年1月,山西临汾民族革



随笔小札

命大学创始人李公朴,呼吁各界人士前往该校任教,萧军决定参加,萧红和端木也随之前往。2月底,日机开始轰炸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迁往延安,萧军决定只身前往山西北部调查抗日情况,这种决定,似乎含有暗暗赌气的因素,这是萧军对于萧红与端木关系的反抗,作为一个暴烈的男人,他无法低下自己的头,去求得萧红的原谅,他以一种投笔从戎的姿态,使萧红心痛。萧红再次屈服,她尾随萧军来到了山西运城,在民大的第三分校教书,也许她想再看看萧军。可萧军却恳求丁玲照顾萧红,带她到西安去。

1938年2月25日左右,丁玲和萧红端木等人坐火车南下,3月1日,他们过了黄河,到了潼关,不久便到了西安。萧红和萧军正式分手,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可她对于身边的这个新伴侣,仿佛也不是很满意,端木的胆小和装腔作势让萧红感到厌烦,对于女人的世界,萧红同样感到一种心酸,她觉得自己想飞,同时又会掉下来。

到西安不久,由于日军的进犯,丁玲和聂绀弩决定到延安去,他们劝萧红一同前往,萧红没有答应,她

一只羊的模样

黑白

人生随想

在陕北,我看到过许多的羊,一只皮毛脏脏的羊的模样,看上去令人心酸。

黄土高坡支离破碎绵延无边,沙哑的信天游旋律时断时续,就在这片苍老的天空下,三只五只,一群两群的羊出现了。在崖畔、在坡顶,在黄土地是那样的贫瘠干旱,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青草,羊在其中缓缓移动,像农妇怀中抱着的一堆旧棉絮,它在吃草的时候不紧不慢走走停停,没有一丝疯狂和贪婪。我悄悄走近,它停了下来,警惕又温顺地注视着我,目光湿润,温柔安详,甚至还有几分温情脉脉楚楚可怜;那清澈纯净的眸子里,清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我想起来陕北前,著名作家高建群说:你到了延安,一定要去看看陕北的羊,陕北的羊呀,我今生今世也忘不掉它们那种令人忧伤的模样。我抚摸着温柔的羊毛,觉得这里羊多像我故乡的牛。

牛和羊总是联系在一起,作为食草动物,它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从食物结构到动物秉性。我记得在夏天,故乡的老水牛几乎是一刻不停地的高温下劳作,动作稍有怠慢,劈头盖脸的便是农人的喝斥和皮鞭。晚上,它们便被一条条铁链拴住,任凭蚊虫叮咬,面前只有一捆稻草作饲料。有时候我从它们身边经过,听到的是牛一声接一声沉重悲凉的叹息。这时候你停下来仔细看,可以在夜色中看到牛的温柔的目光,那目光深邃、清澈,贴近了可以看得出倒映的璀璨星光。高建群说,杀羊的时候羊是知道的,它扑通跪下,泪飞如雨,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将它捉住,它并不反抗更不挣扎,仿佛认命了一样。而故乡的牛也是这样通晓人性,我认识一个牛肉贩子,他固定三天买一条牛来杀,牛就拴在河滩上,它知道自己大限已来临,泪水不停在流淌,看见牛肉贩子手拿一把大铁锤领着四五个膀阔腰圆的汉子从河堤上下来,它前腿扑通跪倒,嗷嗷直哭,汉子们有的抓牛角、有的吊牛尾,老水牛一动不动,牛肉贩子操起铁锤猛砸牛脑门心,只两下老水牛就轰然倒地。这真是残忍的一幕,据说这样杀牛牛血不流,牛肉红润,好看好卖。我心痛这些老实可欺的牛羊,它们给人类带来了毛线、皮质、牛奶、肉食品、廉价的劳力、致富的途径,而它们的需求又是那么的少,少到只要一捆青草,实在没有青草,黄稻草也可以,勤劳、忍耐、吃苦的秉性仿佛来自天生。我常常看到牛羊就这么想,为什么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是如此不同?比如那些吃肉喝血的老虎、豹子和豺狼。

时光真是可怕的东西,岁月在人们脸上留下印记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底留下伤痕,故而在慢慢地变老,心境也会改变。“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在车上偶然听到这首歌,立即被歌曲淡淡柔柔的旋律所吸引,不禁跟着哼唱起来,当它把我脑海里某一个角落里遗落的东西缓缓拾起时,才知道那种爱花的心境是真的离我渐行渐远了,不禁有点伤感。“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我已经不能记起那阵花香从什么时候淡出了我的记忆,花开如此可爱,挥手告别却充满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拯救



百味人生

有一天夜里,当我走在灯光朦胧的街上,突然听到了从身后的灌木丛中发出模糊而又刺耳的声音。我警觉地慢下脚步,倾听着,提心吊胆着,然后我意识到刚才所听到声音里有明显的挣扎声:沉重的咕噜声,疯狂的拖曳声,还有布的撕裂声。

在离我站的地方几码处,有一个妇女被攻击了。我要不要去帮忙?我替自己的安全而担忧,心里骂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晚突然决定走那条新的路回家?如果我变成另一个被攻击者怎么办?难道我不应该马上跑到最近的电话亭打电话叫警察吗?

此时时间好像定住了,我头脑飞快地思考着,但是那女孩的哭喊声听起来越来越弱了。我知道我必须赶快行动,我怎么可以不顾她而走开呢?不,不行的。我最终决定,我不能自己走了而不顾这个不认识的人的死亡,即使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壮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精神上的勇气和肉体上的力气,我奇怪于我心理上的转变,我决定救这个女孩。我跑到灌木丛后面,把那个攻击者从那个妇女身边拉开,我们互相厮打着,最后我们两个都跌倒在地,然后我们又在地上搏斗了几分钟直到那个攻击者跳起来跑掉了。

我气喘吁吁地站起来并走近女孩,她正蹲着并畏缩在一棵树后面,啜泣着。在黑暗中我几乎看不到她脸的轮廓,但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因受惊而颤抖的声音,我不想再让她害怕,所以我就站在离她一段距离的地方先开口说:“没事了。”我安慰她说:“那个人跑了,你现在安全了”。一片寂静之后,我听到了使我感到极其惊讶的话语:“爸爸,是你吗?”然后,从树后面走出来我的最小的女儿——凯瑟琳。

刘世佳译

窗外是满眼的绿。我的办公室刚好对着九凰山,每天都可以看见那满山高低错落的树。

日子久了,竟觉得与这些树生出些许情感。江南的绿并不稀罕,但日日独对这大片绿,享受这大片的绿,这大片的静,也是一种缘分了。清晨,推开窗,开始着这一天工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对着那些熟悉却又不知名儿的树道一声你好。此时的树苍翠清新,一尘不染。那绿似经了晨露的洗礼,光洁、柔软、分明。满山的树,满野的绿,似乎要滴到你的脸上了。

常想起故乡青瓦白墙的土屋,尤其是那些带给我生命里最初冲动的瓦檐。

那些看起来十分脆弱的青瓦,盖到屋顶,却是格外地结实耐用。看砌匠们盖瓦,如读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艺术。瓦片们一片一片斜躺在屋顶,中间只抹少许石灰浆,就能助主人抵挡一辈子风雨。每一处檐口下,用一块石膏垫底,灰白相间的世界,构成了烟雨江南独特的风景线。多年以后,见过故宫红墙碧瓦的森严壁垒之后,才知道瓦檐艺术,已经渗入到民族文化的精髓。

燕子是瓦檐的信使。每年的春天,它们会行上新泥,划着优美的曲线掠过瓦檐,将爱巢精心修补一番。那些可爱的种子,连同新鲜的泥土,不经意落在瓦檐的夹缝中,生根发芽。瓦缝里不时会长出一些新鲜的绿色植物,一看便知是鸟们的杰作。杰作的背后,往往连着一户热心厚

嗅觉是可以勾起人往昔的记忆的,在家乡每年五六月正是栀子花开得最盛的时节。每每闻到栀子花淡淡的清香,亦或在大街上看见摆在篮子里出售的栀子花,总是会引起我的回忆。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篇题为《栀子花》的散文,文章的内容大多却忘了,只记得文章写得很美,依稀记得篇中多次提到“淡淡的栀子花”,那时还不知栀子花为何物,为何要用“淡淡”两字来形容,于是我想栀子花是香味淡淡的,还是花色淡淡的呢?看完文章,我记住了栀子花,这是一种美丽而富有诗意的花。后来我家搬到了小镇上,镇中心的马路一直延伸到远方,可以看见一片片整齐的农田,再远些便是环绕

树摇窗前

任译健

远远望去,树有高有低、有粗有细,这是好大的一个家族啊。他们共享一缕阳光,共享一份水分,共创一片勃勃生机。落日时的树林又是另一番风味。天边酡红如醉,衬托着暮色,听不到晚风吹拂叶的声响,感觉凉意掠过面颊。

有据可考的名木古树随处可见。它独立在闹区中,小巷里或荒郊



心灵寄语

之上,成为某种见证,让人沉重而沧桑。窗外九凰山的树,其种类繁多,虽名不见经传,却是朝气蓬勃的,以生命的独有姿态传递给我们启迪与智慧。窗外的树就似我们的朋友渗透到生活中,带来了一份友善与和平。

有绿相伴,也是生命中的一种缘。

瓦檐下的故乡

蒋平

道的小院人家。

每天,生机勃勃的炊烟,从瓦檐下升起;然后是母亲急切的呼唤,父亲焦灼的眼神,连同那些受惊的乳燕,汇成一组强烈的信息,牵扯着顽皮游子的心。夏日的雷阵雨,挟着呼啸的长风扫过瓦檐,无数雨丝在堂前院后交织成雨帘,妆点成农家小院的另类温馨和清新,家的概念,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氛围里,显得尤为珍贵。岁月的枯荣,家族的兴衰,亲人的聚散,瓦檐是最忠实的见证。

年少时看到的一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阵大风刮落了檐上的一枚瓦片,只一瞬间,瓦片坠落地面粉身碎骨。后来的生活中,历经了险象



悠然我思

环生的种种处境,感觉生命就像那枚高悬着的瓦片,随时有可能坠落命运的谷底;生与死,原是瞬间之隔,相对而言,活着,又有几多的幸运、几多的不容易。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枚高悬着的瓦片,看似安全无恙、高枕无忧,实则危机四伏、易落易碎;看似平淡无奇、心如止水,实则机缘影随、集精聚华。生命、爱情、亲人、青春这些易碎物品,我们又珍惜了多少?

瓦檐下的故乡,给我上了第一堂深刻的人生哲理课。那些瓦片落地的声音,是一种天籁,一辈子在我生命年轮里发出清脆的交响。

栀子花开的时节

卢素玉

着蓝天白云的大山,山上长满了野生的树木和花草。每年的五月份,我便和邻家的小伙伴们一起到山林中寻找盛开的栀子花。山林中野生的栀子花却不如养殖的大,且都是单层花瓣,有白色和淡黄色两种,花香却和家养的一样淡雅悠远。采来栀子花回到家里,找个瓶子装上大半瓶水,把花枝放进去,好几天满屋飘的都是栀子花的香味,真感到无比的惬意。

再后来我到省城安家,日子变



尘世斑斑

得忙碌起来,更难得见到儿时的伙伴了,即便聚在一起,大家也不再有了陪伴去山林中折栀子花的心情了,而我也只是在栀子花开的时节,在经过栽有栀子花的花坛前做深呼吸,去感受那淡雅的花香。而在满园争艳的花卉中,栀子花儿悄无声息地盛开着,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在茂盛的绿叶中并不起眼,但花儿在清晨却是任何人无法拒绝的。路过的人可能无法记得那种小花,但却难以忘怀那扑面而来的清香。